

我家的两代公务员

□卢俊英

建党百年 奋斗有我

我和老爸都是公务员，奋斗在建党百年征程的不同阶段。

老爸是上世纪70年代的乡镇干部，哦不，那时候不叫乡镇，叫人民公社。老百姓也不管他们叫干部，都叫同志。老爸就是‘卢同志’。在当时的农村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公社既是基层政权，更是生产组织，公社必须对每一个生产队的农业生产项目进行全面管理，统一负责生产盈亏。因此，干农活成了老爸作为公社同志的必备技能，锄头、钩刀是卢同志下乡必须携带的工具，就跟我现在出去讲课会带上手提电脑或U盘是一样的。

卢同志是退伍军人，崇尚‘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的精神，所以去了地域最偏的人民公社，联系了海拔最高的生产队。干部驻村是保留至今的良好传统。那时候可没有村村通公路、通班车，卢同志下乡就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草帽和人造革皮包，后座绑着锄头钩刀。

几十里的山路，去的时候都是上坡，没法骑自行车，卢同志只能推着自行车走。回来可就快了，一路下坡，耳边山风呼啸，转眼轻‘车’已过万重山。听着很酷，其实屁股特遭罪。山路崎岖，自行车发明之初被叫做‘震骨器’可不是没缘由的。山路蜿

蜒，还得全程带着刹车，不然路旁几十米的深沟可不是好看的。下乡多了，老爸还学会了修车，补胎、接链条、换刹车片等活计都能信手拈来。他黑色的人造革皮包里除了工作笔记，还有老虎钳、扳手、橡皮胶等工具。荒郊野外的，出了状况，求谁都不如求己。

下乡通常一去就要几天，吃住都在村支部书记或生产队长家里，按照规定付给人家粮票和钱。那时干部下乡，要求做到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形式不拘一格，可以边插秧边谈工作、边锄地边谈工作、端着碗在村里边走边吃边谈工作，晚上坐晒场上摇着蒲扇乘凉也能谈工作……真正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几十年后，我开车沿着盘山公路带老爸回到他当年驻扎过的小山村，一个垂垂老矣的村民认了他半天，不胜激动：“你是卢同志！你就是那个卢同志！”

我也联村，当了几年“第一书记”。村里不需要我干农活，但需要主持会议。最困扰我的是村里人开会都讲方言，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干部要会说群众的‘话’，我必须入乡随俗。可一个‘未尽事宜’要转换成永康方言，就费了我好多脑筋。终于，一段时间后，我不仅能够流利地用永康话读文件，还能在主题党日的学习

中用永康话给村民党员讲党史了。我自诩的‘双语教学’，居然得到了不少群众认可。

联村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的主责是党史研究。二十几年来，虽然我也出了不少研究成果，获得了省市表扬，面对老爸，却始终惭愧自己不懂农事、不接地气。老爸安慰我说，不同时期，国家的历史责任不同，对干部的要求也就不同。我手中的锄头跟你手中的电脑是一样的，咱们都奋斗在自己的岗位上。

普通公务员没有标准的职业装。今年是建党百年，党史学习成为社会热潮，我身着白衬衫、胸挂党员徽章，为几十个单位部门提供了党史宣讲，有时候还要挂上红领巾，为小学生讲课。白衬衫成为我们党员干部工作中出镜率最高的服装。而老爸那时候相对正式的工作服是中山装，上下左右四个兜，有翻盖，纽扣一直扣到下巴，衣领上还有一个风纪扣，透着严肃和一丝不苟。左上兜通常插有钢笔，吸墨水的那种。

老爸的年代不要求干部挂党员徽章，却曾流行过挂领袖徽章，款式五花八门，与党员徽章的固定模式形成很大反差。但是，两个时期、两种徽章，上面那句‘为人民服务’却始终没有变过。我和卢同志都为这句话骄傲。

窗户的诗

□窗户

要有光

要有光，要起早贪黑的母亲看得见路
要有光，要深陷冬日的姐姐有一个春天

要有光，要决绝的日子在风中回头
要它看见，悬崖上的野花
装着星星，也装着露水
要它看见，黑暗中的灵魂
也有翅膀和梦想

要有光啊，要影子找到我们
要我们找到对方

雪后爬尖峰山

雪后，山路潮湿
清寒的空气，是崭新的
从未被人用过
明亮的光，在山腰闪烁

山脚的城市远离了我们
连同它的喧嚣，和尘埃中的日常
林中，偶尔传来一声鸟鸣
深深感动我们

它腾飞时，突然扑动的翅膀
歌唱时，清明的肺
都是生活所赐
但常常被我们忽略

赞美诗

我喜欢雨中的马
和它抖动的鬃毛上的雨水
喜欢灰色的大理石
和放在上面更为深色的葡萄
喜欢乡下的老房子
和它里面深藏的幽暗记忆
是的，我喜欢灰色的事物
在灰色中发出的光
像琥珀。像一个人忧郁的眼睛
它比光本身更沉更亮
我在每一个人身上
都可以找到，并无须赞美——

傍晚

再也不会有人遇见你的傍晚
就像再也不会有人想起你的傍晚
你除草回来的傍晚，砍柴回来的傍晚
守田水回来的傍晚，独自从山中、地里回来的傍晚，月亮刚升起来
路边风高林黑的傍晚……你每天的傍晚
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些——可这些
足够我遥想一辈子的妈妈！这些傍晚
就像后来升到天空里的星星

身体里渐渐有木质的东西

身体里渐渐有木质的东西
不是因为衰老了
那些清晰的木纹看起来
确实像皱纹。但更像荡漾的水面
静静容纳所有投影

年轻时我确实喜欢树叶、花朵
喜欢女孩子的衬衫、帽子
喜欢爱情。它让青春的天空
充满阳光与歌声

现在只剩回忆了
但也是现在我才理解，除了爱情
生命和心灵也应该是木质的：
时光不能夺其芬芳
还会令其越久越坚硬

山村欢乐夜

□朱章台

到菜场买菜，经常看到卖玉米的地摊。这让我回想起童年时，玉米收获时节，晚上阖家围坐玉米脱粒的欢乐情景。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我们永康没有双季晚稻，早中稻收割后，田里大多种着玉米。当时的玉米不是杂粮而是主粮。玉米耐饥饿，营养丰富，美味可口，还可做成多样主食，带到外地作为干粮点心，是不可多得的作物。特别是在山区，因地多田少，种的玉米更多，收获时也特别忙碌。

玉米的脱粒工作全由手工完成。脱粒要在玉米晒干后进行，农民白天在地里忙活，晚上回去脱玉米粒。收获的玉米多，农友们就自发地互相帮工，今天我帮你，明天你帮我。他们先在地上放一只方箩筐，再在箩筐上放上坐簟，这样就可以边聊天边干活了。

当时地里的农活一年干到头，邻里很少有相聚的机会。趁着给玉米脱粒的机会，农友们七八个甚至十几个人会聚一起，谈天说地，笑声不断，热闹非凡。我记忆里有三个人很有才华，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

第一位是我二姨。二姨是个漂亮又能干的中年妇女，特别爱唱山歌民谣。什么《月亮婆婆》《长毛花》等，她都滚瓜烂熟，唱得有板有眼，十分好听。她一坐下就自顾自唱了起来，惹得全场哄堂大笑，人们立刻活跃起来。大家嚷着，今天不能唱别的，要唱玉米主题的。二姨想了想，干脆站到凳子上，把煤油灯也移

近点，自己弯起腰，像一个老农似的边演边唱：上山挫柴（永康话，意为“砍柴”）上山挫柴，肚肌麦（永康话，意为“肚子饿”）——肚肌麦——还有一个玉米饼还有一个玉米饼，水配配——水配配——

第二个是我大伯公。大伯公身材高大，性格开朗乐观，记性特别好。他很会讲故事，肚里的存货连讲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什么《三国》刘关张、《水浒》一百零八将、《西游记》七十二“难”，他都能绘声绘色地讲给你听。

这天，在大家要求下，大伯公也讲了一个有关玉米的故事：一天晚上，一个叫阿牛公的人到田里干活，一张又大又硬的玉米叶戳在了阿牛公的辫子上。阿牛公回家时，这叶子也跟在后面嗒嗒地响。阿牛公胆小，看也不敢回头看，疑心是鬼跟着了，越想越怕，越怕越想，他索性跑了起来。阿牛公拼着老命，一口气跑到家里，脚一踏进门就把门关上，结果这辫子让门夹在外面。阿牛公以为是鬼把他拖住不放，哭着大叫：快救命啊，快救命啊，我被鬼拖住了！他老婆把门打开一看，不禁哈哈大笑。

不过，欢乐夜的高潮还是传老伯的节目。传老伯住在我家隔壁，是一个老艺人，会婺剧的全部乐器，能独自演绎《闹花台》。看到我家这么热闹，他也把乐器搬了过来，摆开了架势。这锣鼓一响不得了，不仅把全院子的人吸引过来，还把村里上百号人都吸引了过来。这可怎么办？房子里水泄不通，寸步难行，来的人只得

在外面站着，在地上坐着。我爸妈也没办法，连一条小凳也找不出了，只好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记得当年听得最多的戏是《文天师回朝》。传老伯后来也来了劲，站到楼梯上，边演边唱。当他唱到文天师回朝大小官员相迎时，一场极为生动的场面展开了——

传老伯高声唱：文——天——师——回——朝——

谁知这时，屋里屋外的人都一齐大喊：呼——

呼的声音足足延续了十几秒，它是那么响亮，那么齐声，那么雄壮。声音响彻山村，响彻云霄，真可谓是余音缭绕，三日不绝！这不是四大金刚，而是百人金刚啊！

夜深了，玉米也脱完了粒，女主人送上热气腾腾的点心，有炒玉米、炒索粉干、老黄酒等，一齐放在桌子上。谁也不客气，爱吃什么就吃什么。

这里的炒玉米可有讲究。这玉米粒要半老半嫩、半干半湿、颗粒饱满的，刚炒熟就端出来，这样炒就的玉米香气扑鼻，吃起来又嫩又甜，十分美味可口。这是一道标准的祖传正宗的“炒珍珠米”。要是现在的年轻人吃上，定会赞不绝口。

是的，谁能说山村里没人才？谁又能说农村里没娱乐？现在社会进步了，文化活动遍布城乡，参加的人成千成万，可又有哪些节目能让人津津乐道，而又能终生难忘呢？

我爱山村原野，更爱那里的父老乡亲！